

談 放 席 珍

撰 叟 晦 高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足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間嘗讀之。于朝廷典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嚆者。隨所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爲回護。是非軒輊。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用。勃蘭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晦叟撰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爲省監長武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窮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蓋五品州則軍事也。而命官乃爲防禦使。則以防禦團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繫州。節度繫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尚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爲二揆尚書。拜于副階之上。而答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卽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待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優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弼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罷事。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勘。有無所賜禮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養疾。國朝故事。非帶同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普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禮遂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下樞副矣。爲使者不勝計。賜重金笏帶。唯王君貺爾。舊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卽佩銀魚。借紫卽佩金魚。亦入銜位書之。其法似可襲矣。

哲宗未親政。日宰相呂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臧污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爲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下避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追三代。黃麻似六經。

按杜甫贈張垠詩。紫誥仍兼翰。黃麻似六經。此作追三代。未詳所本。

黃麻

不覩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蠹。始用黃麻紙書寫。爾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謹牒。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輒書故字。諸道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主者但相承行。無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爲起居者。其禮至重。嫌輕而增重。誠爲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十爲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祖召陳圖南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十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爲道家虛元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答容問。可爲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高引遠邈。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視唐虞無間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爲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略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轍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賁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虛。或察而滋擾。或掊斂以爲公。或曠職以爲恕。此何由致治。四者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優。恕而弗廢之士。與上共理邪。田宣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終盡善易。世德相繼難。噫。士當窮時。艱勤自奮。往往能之。暨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爲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貓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早豐。莫能致遠。物禮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爵祿用巧心強力。必能

駛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卽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揜。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穎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談足以爲鉅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憚。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嗤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知法之可虞。則世無招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己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己。心惟恐後。治公事。豈嬰思慮。主官物。弗入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稽違。帑廩寧有侵蠹矣。推士者往往爲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援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穹崇。歷鎮方面。諭擯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

人聯榜。而年在己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敘拜。禮倬舊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爲佳話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以振士氣。章聖面諭壁畫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尙猶虛己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鑾輿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崛起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尙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舊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馱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卽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況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尙。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鄴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劉溫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遠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冒父之嫌。

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

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卽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泊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實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大臣又善爲之地。真幸遇矣。

王文正公字量鴻。曠絕倫。在相府日。未還等閒。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閭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壺。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卽持去。兄怒挈挺擊壺皆碎。醞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卻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徹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旬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霑然霑足。邦人舞泳。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駛也。

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啜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閑儀。遂拜於堂上。旣去。左右申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臣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

呂文靖當國。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絨局如故而已。

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訛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慶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髡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髡與夷簡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髡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儷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況勣之阿諛。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傅之言。不亦過歟。

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賙賑宗族。以逮孤遠。薨之日。家無餘貲。窀穸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表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麾下。早被知鑒。時位樞席。賙贈倍腆於諸公。愈然有古風概。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惜。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搢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目中。屬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日嗣續登庸。輿情慰厭爾。與魯人欲臧孫達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己意曲加注釋。以爲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默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理列。又與王正仲簾前再三爲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而二公亦各罷去。天下士論靡不賢其人也。噫。人臣効情與夫媿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褒語交至。恠而問其男女誰何。主人答云。兒曹爾。公不懌。避席卽去。王荊公具書其事于策。眞可謂直筆矣。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壻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壻之重輕也。二壻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團韓貲自西京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愼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偉寇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優佚自善。家居十著。太原公雖嘗暫止其間。老猶任事。擁節旄。殿方面。亟旬歸甚切。未俞而終於鎮。名圖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真社稷之衛。邦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相繼秉鈞軸。簪綬列辟。林麓潛夫。拭目延頸。競欲觀聽弛張。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語而私恠。踰年行貽享大禮。於赦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興利蠲害之端。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州。鄴臺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識其言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遽對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退。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及爲中丞。未登二府。快快有望於公。因摭細故奏疏。

詆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訐。詞皆浮實。至舉丁朱崖以況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躁人鑑矣。潞公嘉祐中位元台。時上偶違豫。二府同宿於內。一夕有人款禁闥告變。公卽命礮壘於盎。呼其人至前。濃塗面目。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是足鎮服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笞殺一婢。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果如其言。執中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共劾其阿宰相。范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其私子婦吳民。惟冲卿以己女嘗辨於文疏。餘無一言爲明其罔讎。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躓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亦是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清風峻節。聞於一代。嘗師朱頤沈天錫。旣顯。皆均俸及之。每置書。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旣沒。又賙其子爲畢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漸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高矣。

宋莒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輒繫金方團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祁兄弟之心。覲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惡其縷纒太麤。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馳至賓次。薦紳跪籠。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持溺器。或驗便液。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進德頌。其序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竦樞密使。次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怏怏銜之深。歲設水陸齋。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石之讜言勁節。而重自暴其醜也。豈非忿懣內懷。勿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之半。曹佾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曾子宣。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盡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譏子宣。緣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事。頗不遠。

焉。哲守紹隆丕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以徇揚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此正閫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擅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俘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己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怪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牋於蜀主求牋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鱉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滌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襯未葬泣血就路痛彼穹穹安仰移郡卽於淮海信靡鹽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往叨四人於掖垣何寵祿之便蕃今去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田園羝羊獨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慍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其庶幾卞和之別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輿尸絨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宥兮過可補思而行兮悔可追慕康侯之晝接兮苟無所施徒錫馬而胡爲

効仲尼之日省兮。苟無所爲。雖歎鳳而奚悲。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直之爲行而悔而弗可恃。臯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難。是已。

元之表啓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牘階前。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尤微婉也。

田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帥平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踰常。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旦方悟。愧畏不勝。卽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軟語以存慰之。旣去。尙慮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諭副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半贈以詩曰。醒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上風光宜共醕。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幾于感泣。方寧處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

宣簡嘗過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嘗比傲明時。綠岫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息。灘頭洗耳欲人知。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遜避而已。烏用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探其情矣。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巨觥。陳絃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

侍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帥圍城。未陷。間後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喜。詢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恣矜誇。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奏舊曲。而不悲。淪落泥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關。味薄真自幸。又曰。多情真薄命。容易即回腸。噫。於物味濃而情勿遷者。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舍爾。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楊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既出。真廟問云。聞卿都堂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范蜀公嘗書于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矣。侍郎楊鑾乃國相。湯悅之妹婿。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答云。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舉。何恤人言。遂被擢御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其非公。丞相卽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宸旒。蓋上自知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請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叔時爲內制。批答云。事緣曖昧。語涉中傷。遽能憲司以釋郡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